



皇明經濟文輯卷三

餘杭陳其慆點輯
同社孫揚美閱訂

財計一

貢賦之常一

丘濬

臣按馬端臨有言。賦稅必視田畝。乃古今不易之法。三代之貢助徹。亦只是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蓋授人以田。而未嘗別有戶賦。

者三代也。不授人以田。而輕其戶賦者。兩漢也。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戶賦。田之授否不常。而賦之重者。已不可復輕。遂至重爲民病。則自魏至唐之中葉是也。自兩稅之法行。而此弊革矣。豈可以其出於楊炎。而少之乎。由馬氏斯言觀之。則是兩稅之法。實得古人之意。後世徒以陸贄之言而非之。之言。蓋不欲苟變當時之法。故極言其法之弊耳。臣竊以爲土地萬世而不變。

丁口有時而盛衰。定稅以丁。稽考爲難。定稅以畝。檢覈爲易。兩稅以資產爲宗。未必全非也。但立法之初。謂兩稅之外。不許分毫科率。然兵興費廣。不能不於稅外。別有徵求耳。此時之弊。非法之弊也。自唐立法之後。至今行之。遂爲百世不易之制。我朝稽古定制。以天下之墾田。定天下之賦稅。因其地宜。立爲等則。徵之以夏者。謂之稅。徵之以秋者。謂之糧。歲有定額。家有常

數非若唐人。遇有百役之費，先度其數而賦於人也。隨其田之寬狹，取其稅之多寡，非若唐人以一年之科率最多者，以爲額也。其額數則具於黃籍，總於戶部。其徵輸期限，則責之藩服州縣，非若唐人別設兩稅使以總之也。若夫丁口之稅，百無取焉。惟逐戶編爲里甲，十年一度輪差，其餘年分，官司有所營爲，隨時起集傭倩，事已卽休。所謂絹布之調，無有也。不役之絹，無有。

也。其法一定而可守，其額百世而不虧，吏不能以爲姦，民不至於重困。陸贄所謂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歛財也均，其成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患也周。此六言者，我祖宗取民之制，真足以當之矣。彼租庸調法，烏可與同日語。

哉

貢賦之常二

丘 濬

臣按呂氏春秋曰竭澤而漁。豈不得魚。明年無魚。李渤所謂惟思竭澤。不慮無魚。其說蓋本諸此。蓋以取稅於民。如取魚於澤也。澤以養魚。必常有所養。斯常有所生。苟取具目前。竭其所養之所。空其所生之物。則一取盡矣。後何所繼乎。後世取民。大率似此。而攤稅之害尤毒。非徒一竭而已。且將竭之。至再至三。而無已焉。不至水

脉枯而魚種絕不止也。何則？中人一家之產，僅足以供一戶之賦。遇有水旱疾厲，不免舉貸補欠。況使代他人倍出乎？試以一里論之。一里百戶。一歲之中，一戶惟出一戶稅。可也。假令今年逃二十戶，乃以二十戶稅攤於八十戶中，是四戶而出五戶稅也。明年逃三十戶，又以三十戶稅攤於七十戶中，是五戶而出七戶稅也。又明年逃五十戶，又以五十戶稅攤於五十戶中，是

一戶而出二戶稅也。逃而去者，遺下之數日增。存而居者，攤與之數日積。存者不堪，又相率以俱逃。一歲加於一歲，積久日甚。小民何以堪哉？非但民不可以爲生，而國亦不可以爲國矣。爲今之計，奈何？曰：李渤謂盡逃戶之產，稅不足者免之，是固然矣。然民雖去而產則存，宜斟酌具爲當法。每歲十月以後，詔布政司委官一員，於所分守之地，視臨州縣，俾官吏里胥各具本

縣本里民數。逃出開除者若干。移來新收者若干。其民雖逃。其產安在。明白詳悉。開具卽所收。以補所除。究其產以求其稅。若人果散亡。產無踪跡。具聞覈實除免。如李渤所言。絕攤逃之弊。如此。則民生旣安。國用亦足矣。

論理財

李堂

國家貢賦。視古什一爲輕。足爲萬世成法。惟近世無名之費。不藝之征。出於經常額外者。日倍日增。不啻倍蓰爾。且稅糧絲絹。金銀倉庫之額。徵有常矣。而宥免寬減。詔旨頻仍。加之所入。不償所出。窮流而竭其源。非國計之當憂哉。且國用所匱者不一。王府祿米也。軍職俸糧也。額外設官也。勇士旗校之乞。恩傳奉陞職也。

皇明經濟文輯卷三
此數者。委之無可奈何久矣。然有尚可爲而不
爲者。夫災傷蠲免矣。而冒充者不罪。逋逃蠲除
矣。而侵收者自如。盜欺成獄矣。而戍遣者卽回。
庫藏查盤矣。而租載者獲免。開中爲市易之利。
漕運爲官債之網。盤糧者指厥爲數。盜草者發
火爲奸。而鹽課則私販奏討。利盡尾閭矣。易曰
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大抵明罰勅法。所以
行保國惠民之政也。今以滿貫死罪。悉從雜犯
收贖。豈祖宗制律懲奸之本意哉。昔王介甫
以理財爲君子所議。蘇明允著權書爲時相所
非。孰肯盡言以甘罪歟。

內府及光祿寺。并兩直隸。天下司府衛所。各邊一應起存錢糧。不計外。姑自其盈縮。易見者言之。京通倉糧。歲入三百七十萬石。嘉靖十年以前。至有八九年之積。今則所儲僅餘四年。太倉祿庫。歲入二百萬兩。嘉靖八年以前。內庫積四百餘萬。外庫有一百餘萬。今則內庫止存一百一十餘萬。外庫僅及三十餘萬。太倉銀兩極費。而其誦者。邊防爲最。商鋪料價次之。馬匹料草。

次之。加以不時奏討。如進用修邊。給賞賑災之類。不可勝紀。且今之邊費。每年仰給太倉。有增無減。及備查太倉。歲額銀兩。折銀折草。餘鹽等銀。止計一百八十餘萬。加以派剩餘米。輕賣放剩等銀。每年額入。實計銀二百餘萬。先年歲用。各邊額用。主兵年例銀。四十一萬。衛所額用。折糧四箇月銀。二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餘兩。職官額用。布絹銀。六十一萬五千九百餘兩。軍士

額用布花銀十萬餘兩。京營額用馬匹草料折色三箇月。并巡捕一年全支。共銀一十二萬六千六十餘兩。倉場糧料草束額用銀三十五萬餘兩。每年大約實支銀一百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近年以來。除進用修邊。給賞賑災等項外。各邊每年加添募軍銀五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各邊每年加添防秋擺邊。設伏客兵銀一百一十餘萬。各邊每年又加添補歲用不敷鹽

銀二十四萬五千六百四十餘兩。京營每年加添免放下場馬匹草料銀一十八萬餘兩。內府每年約用加添商鋪料價銀二千餘兩。通前額用銀內。除衛所兩箇月折糧銀不放外。大約每年實支太倉銀三百四十七萬餘兩。是太倉每年歲費少銀一百四十九萬餘兩。迄今不爲節省。年復一年。出浮於入。雖有開納括取等項。有事之時。所濟幾何。此近日戶部之所具題。國

計如此。誠不可不爲之慮也。

論戶部出入揭帖

張居正

臣等看得國家財賦正供之數。總計一歲輸之太倉銀庫者。不過四百三十餘萬兩。而細至吏承納班僧道度牒等項。毫釐絲忽皆在其中矣。嘉隆之間。海內虛耗公私貯蓄。殊可寒心。自皇上臨御以來。躬行險德。覈實考成。有司催徵以時。逋負者少。姦貪犯贓之人。嚴併不貸。加以北虜款貢。邊費省減。又適有天幸。歲比豐登。

故得倉庫積貯。稍有贏餘。然閭閻之間。已不勝其誅求之擾矣。臣等方欲俟國用少裕。請

皇上特下蠲租之詔。以慰安元元之心。今查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五十五萬九千四百餘兩。而六年所入。僅三百五十五萬九千八百餘兩。是比舊少進八十餘萬兩矣。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四千二百餘兩。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八千四百餘兩。是比舊多用四十萬餘

矣。問之該部。云因各處奏留蠲免數多。及節年追贓人犯財產已盡。無可完納。故入數頓少。又兩次奉旨取用。及奏補金花拖欠銀兩。計三十餘萬。皆額外之需。故出數反多也。夫古者王制以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爲出。計三年所入。必積有一年之餘。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乃今一歲所出。反多於所入。如此。年復一年。舊積者日漸消磨。新收者日漸短少。目前支

持已覺費力。脫一旦有四方水旱之災。疆場意外之變。何以給之。此皆事之不可知而勢之所必至也。比時欲取之於官。則倉廩所在皆虛。無可措處。欲取之於民。則百姓膏血已竭。難以復支。而民窮勢蹙。計乃無聊。天下之患有不可勝諱者。此臣等所深憂也。夫天地生財。止有此數。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其用自足。伏望皇上將該部所進揭帖。置之座隅。時

賜省覽。總計內外用度。一切無益之費。可省者。省之。無功之賞。可罷者。罷之。務使歲入之數。常多於所出。以漸復祖宗之舊庶。國用可裕。而民力亦賴以少寬也。鄙諺云。常將有日思無日。莫待無時想有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伏惟聖明留意。

徵令論

劉鳳

畜積之臣用。而國富強。培克之臣用。而上下困。
物固有與之。而爲取。取之而不爲虐。亦有無所
與而不足。少取之。而遂竭者。豈非用術之異歟。
今天下利盡四海。熙洽累世。崇節儉。與民休息。
未嘗有水旱凶札之災。昆蟲兵革之孽。亦近且
數十年矣。宜朽貫腐粟。中外充溢。然而僅以取
給。徵歛愈繁。科條稍密矣。雖兩更寬慰之恩。放

免無幾而有司督責益切不待期而畢歛稅民深者爲良吏治燕絲者爲忠公不諱聚歛之名日以捶楚薰其下以收責爲政而已何極盛強之日而有焦然不遑暇之慮幸值比歲豐穰而猶上下誣誣然困懷中顙蹙額搖手此尚爲國有人乎且管子一國之才也尚能以區區斥鹵之齊而富況今籌策智計忠慮明愷之臣布列於位使知之而不爲是隱忠不竭罪也爲之而

顧不能何以稱責也哉且古與今異矣昔禹別九州之士未嘗謂江以南上上也三代皆國於三川之間雍冀之郊命草人掌土化之法以物地相宜而爲之種稻人掌稼下地九土曰駢剛墳壤疆墾固北之地勢然曰渴澤埴壚則不能百一至勃壤輕爨則彌望千里矣不知在當時何以能耕植雖有再易三易之差然境瘠過甚方佃而藝之大風揚沙遠爲陵阜者有之矣朔

易并雍。土不毛。中原之地。非復往者。亦天時地利之遷易歟。其供輸不能不倚待於東南。亦已久矣。議者乃有采於漢徙民以實塞下之令。又欲大興田作於沿邊諸郡。及簡稼器修稼政。教民治水田之法。大抵皆非所急也。因其習所便安。自力興積。足以給贍可矣。未可以抒東顧之憂也。夫轉粟與金幣之征。歲有常數。然往者二都之廩。足支數年。而水衡錢亦積之無所用。

今帑藏乃或告匱。而司計者以漕船先集爲功。以兩朝恭儉之德。未有土木征代奢侈以蕩費之。又不因復租蠲稅裁以與民太過也。邊境幸無虞。出入固有經制。何昔以有餘而今不足。此遠近之所未信。而竊疑貸民之少弘也。或者倖門鼠穴。有以洩之不者。理財有遺策乎。且經費出於不得已者。不可貶損。以示虛匱也。禮遇以優羣臣。豐餼以待士。稍旬以柔賓旅。自古未

之有改而累歲以來所議裁者數矣謀國於昌時而至於此陋無貽後世笑乎雖因時救弊庸有所宜然有未能去者顧非法之所裁且施以與民何不可者今恩猶格而未下則有司之過也在他所卽亦嘗見之未有如江以南者周官之議刑貽卽已盡用至交際幾不行販鬻者且以侈費禁之上下共厲苦節糲梁之含藜藿之美儉無以加矣而俗不益富患兼并之室不能

使貧富若一已鋤而治之窮民皆過所望矣而貧愈不能立且常賦之入書其要貳藏之司府矣歲會之日輒有所定本謂裁穀之貴賤地之凶穰衡以爲籍而民遑遑不知所出歲一異法輕重殊科漫無可稽名有所寬實不逮下吏緣爲奸詭罔出納憑恃城社莫之敢言雖有嚴切之吏忠德之長綜核深至不可得其端倪且蜚挽之困足使良民破產而重以輸入之難主者

之虐莫敢吐氣勤苦如此而不之恤歲雖幸豐
急政無漸暴令先期漢臣有云當其有者半賈
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今則假貸之家非破滅
則有所懲安所從取急乎惟有賣田宅鬻子孫
且復不售則徒斃榜掠與轉死溝瀆耳上官惟
以課最爲賢明吏又孰計其刻轢之至此哉故
雖有懷惻隱之意傷痛之心不能自遂稍不如
令遽以不職罷去矣力爭固無益竟假輒蒙罪

率苟目前而不爲異時慮以此爲知事權操輕
重筦利柄務本富平國准文深無害乎竊悲其
淺於就功而深於構患也昔管氏佐一國故高
相柴池而皮幹筋角之徵倍彼所取足者齊耳
不恤其他今天下一家非可以損此益彼也夫
司計者高下在心緩急得以制之何不因時而
修國策之數乎遇歲穰穀多稍寬折入而事貯
積乎糶賤恐其流而泄越之能成困京者稍優

存之。使相效乎。畜歛者。吾已得其籍。一之以輕。重毋使罷。民得以淆亂其間。行之以徐疾。不必併入而患不堪。四方物貨。吾已得其賈。示之以開閉。通工賈之利。而實四郊之內。奪之以繆數。權金幣之洩。射白布絲纈之相爲勝。而厚桑麻繭縷之業。勸發田之民。夫富於民。未有不富於國者矣。濬其源。未有不其流者矣。捨腹削之令。去苛暴之征。結姦宄之俗。優居積爲婦清之

禮。審三時之務。執必信之法。申墾治之教。察汚萊之罰。禁流徙去其里。重安集勞來之圖。轉移若化。與敗相違。故云通於廣狹之數者。不以狹畏廣。通於輕重之數者。能以少爲多。故立貲於民。而藏富於不竭之府。積蓄於不涸之倉。下令於流水之源。而取民於不爭之官。內無以有其外。而外皆爲貲壤。且奚必東南乎。則雖山國海外。渠古以爲籍者。縱不能盡入征繕。佐國之急。然

有莞蒲之利。有菹菜之饒。有漸澤瀉滷之區。有麋鹿麇蒸之壤。皆可因而治之。善官而守之。雖不必效古之致饒。庸令其墮游轉。徒爲閒民乎。

丈量策

虞淳熙

大哉。王言乎。所爲區四字者。卽軒轅氏有過之。無不及也。所爲正經界者。卽子輿氏若潤之。非崖畧也。蓋皇仁在十曆而不爲始。何則。慎慮終矣。皇仁在萬曆而不爲終。何則。如其始矣。聖諭曰。丈量以厚下安民。始易之益乎。求美於畦畛之外。而填庾廩之內。何厚何安。故仁政必自安厚始也。在循法之吏也。聖諭曰。丈

量欲安靜不擾。始書之無爲乎。假藉乎胥徒之名。而當蛇虎之實。何安何靜。故仁政必自安靜始也。在長厚之吏也。故得其人之爲貴大哉。王言乎。今夫平天下者。均天下。王人執矩。司空執度。以爲均也。跬步而無矩。則爭於步。立錐而無度。則爭於立。察后英辟。割汚暴而食良輿。必有矩度。曰區。曰畧。曰井。曰廬。曰封。植溝塗。曰阪險原隰。曰公私。中外。曰阡陌表。畷皆均也。濬澮

若帶而視如江河。崇塍若域而喻如山岳。故天下鮮極富極貧之家。而無患寡患貧之意。居無何。學校興賢矣。禮耕義種。不祈土地以爲富者。起而讓路於畔。則仁政之終哉。是以虞芮冥心於周路。商峻代耕於葛郊。亦言安厚寧靜之極而已。自商鞅李悝。裂其地紀。呂政李斯。恣其剖析。新室不足美。新法不足變。周文公太平之書。幾爲千人鵠。而洞壞已甚。則有請限田者矣。其

人江都之逐臣也。請均田者矣。其人踈逖之賤吏也。自井而自分之名。一家之三代者矣。其人關中之廢儒也。彼其量而入。量而出。君臣之間。淺深長短。猶然未測。而謂遽能均平天下乎。若均平天下。則無如此時也。君臣之心。靡尺寸之隔也。君民之心。又靡尺寸之間也。聖諭出於朝。而臣爲綸。聖諭宣於野。而民爲紵。則又足引繩而齊一世也。然而猶未盡均者。將無吏之

弊哉。夫民得尺。則曰我之尺。匿不欲人議修短。得寸。則曰我之寸。閔不畏人行侵奪。有田於此。欺以薄賦。乃售。而求售者。歸賦於所已賦之田。有田於此。詒以不賦。乃售。而求售者。影賦於所不賦之戶。棄疾嫁禍。惟是之繇。吏從而按之。因疾之禍之。於是目爲鷲爲苛。爲不安不厚。不靜而擾。則所謂難與慮始也。吾之始。以始仁也。無以易慮。若何乎吏。無以承諭。若何乎慮。則當承

聖諭而徐徐焉。營四海於目。厥田惟官。官若干畝。無以交於民。厥田惟寺。寺若干畝。無以交於民。厥田惟庄。庄若干畝。無以交於民。厥田惟蒙古土酋若干畝。無以交於民。厥田惟蒙古土酋若干畝。無以交於民。天下田多在民耳。先其不在民而民之。蠲其心者不能射也。厥土肥。惟上上。從其上於賦。而則重。厥土良。惟中中。從其中於賦。而則減。厥土磽。惟下下。從其下於

賦。而則輕。天下田用成賦耳。分其田爲三。則而數之。浮於籍者可盡去也。厥民巧。計弓而畝。則武之便。厥民殷。計區而畝。則畫之便。厥民淳。計日計種而畝。則景移黍積之便。天下田隨土風耳。因其俗之利而法之。局於古者罔足程也。嗟乎。軒轅之立算。後世命曰圓測。當其迎隨之靡定。而膠者死者。執以疾民禍民。無已時。況率屬而據其奧。使婦子坐行。膳橐短井落田。是用增

彼靜耶。抑爲擾耶。孟軻之經界。於時猶曰潤澤。當其通變以不倦。而刻者文者。執以疾民禍民。無已時。況同井而割其界。使比隣誇得志。抑首短氣。賦是用增。彼靜耶。抑爲擾耶。聞之丈量。諭下。諸王孫遮道而噪。諸酋長抗疏而陳。諸軍士荷戈而闕。此何故哉。彼之田猶之乎海民之田。猶之乎流民之所藏疾。而避禍者。彼之所居。亭而受寄者也。民無由藏疾。而得棄疾之疾。無

由避禍。而裹嫁禍之禍。於是真定等四十九郡。求免焉。蓋一二豪右捍罔者。爲之渠。彼之擾民之。靜彼之不安。不厚民之安。民之厚耳。然而力能鼓民以逆命。是故貴先治矣。先治之。令不賦之田。加賦之田。昭昭乎其籍。而始總會天下之民田。又總會府州縣之民田。引戶記里。必取盈其所總會者。妙簡監司之吏。又妙簡府州縣之吏。里胥卒史。必皆得於妙簡者。夫奚慮於下。不

皇明經濟文輯卷三
可厚民。不可安仁。不可始。詔不可行哉。或有
道曰。李龜年丈量十法。可瞰也乎。其畫石。其見
超其人。非逐臣。賤吏。廢儒也。安勿瞰也。然則胡
仁政之靡終歟。曰。吾未聞孟氏之王滕也者。

會計錢糧以足國裕民事 韓文

查得本部每年會計天下司府州縣稅糧存留
一千一百七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五石零。起
運一千五百三萬四千四百七十六石零。馬草
存留四百萬二千五百六十四束。起運二千一
百八十五萬二千七百四十八束。絹二十七萬
八千二百八十七疋。布五十七萬六百三十七
疋。花絨三十七萬四千九百三十五斤一十二

兩戶口食鹽鈔存留七千三百五十二萬三千三百七十九貫零。起運四千四百七十九貫零。鈔關船料大約一千七百一十九萬三千六百一十一貫。各運司額辦鹽課一百九十五萬四千三百五十五引。屯糧大約三百七十七萬六千二百九十三石零。及於本部遞年支運過錢糧。并各處歲支卷冊內查得近年起運京邊并存留本處錢糧。有遇事故停減。而歲入不及原

額者。有逐年加減。而歲支過於原額者。至有一歲所入。不足以供一歲支用者。夫常入之賦。或以停減而不足。常用之數。又以加添而過多。則知在內在外。一歲所入。俱不足供一歲所出。況今天下災傷迭見。供餉頻繁。若不早爲處置。誠恐將來誤事。非細。伏望皇上憫天下民物凋弊之餘念。國家財賦需用之急。須先事以預圖。斯有備而無患。如蒙乞勅五府六部都察

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并科道掌印官。公同計議。京通糧儲。支費日增。如何節之。使不濫費。太倉庫藏。虧損日滋。如何制之。使得充實。內庫告乏。累取天下銀兩以實之。然隨實隨虛。何以得常實。而緩急之不誤。厨料缺用。累借別項銀兩以給之。然隨給隨缺。何以得減省。而民困之少甦。各邊軍儲。如何調度。使小民無轉輸之苦。各運司鹽課。如何樽節。使邊境得倉卒之用。祿

米莊田。如何處置。可以應無已之求。馬房草料。如何經畫。可以省無窮之費。速香黃蠟。以何年爲中制。可行而不濫取。布疋收受。以何例爲准。則可守。而不害民。河南山西存留糧之短少。何以補助。湖州等處府州存留糧之足否。何以查處。以至天下災傷蠲免稅糧。又何以處分。使有恤民之實。通行議處。停當。開立前件。奏請定奪施行。如此。庶於聖政有補。而天下蒼生咸

被其澤矣。

論食貨

王 鏊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餘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餘兩。戶口商稅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餘兩。兩淮鹽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銀折徵共一百三萬餘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各鈔關船料四萬餘兩。馬草折徵三十三萬餘兩。鹽課折徵二十餘

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十三萬。送內府預備成造等項。十餘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俸銀三十三萬餘兩。官軍折俸三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宣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聲息緊急。奏討加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聖日千秋節。用二十九萬二千八百餘兩。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盆水罐儀仗等用。共一十二萬七千五百餘兩。每年

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名。廩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名。各項俸糧約數千萬。浙江等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額派夏稅秋糧。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餘石。出多人少。故王府久缺祿米。衛所缺月糧。

各邊缺軍餉。各省缺廩俸。歲漕之數。歲用正糧。凡四百萬石。內兌運二十四萬。赴薊州倉。改兌六萬。赴天津倉。餘三百七十萬。赴京通二倉。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餘內支運。於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令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倉。交兌。名爲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百石。以足前數。正

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蘇州歲運軍糧六十五萬石。加耗過壩。每石加七斗九升。不過壩。每石加六斗六升。外金花銀十七萬兩。折米六十八萬兩。鳳陽南京不在數中。存留在蘇。歲七萬石。河南歲漕三十萬石。浙江六十萬石。祖宗時歲用。且以黃臘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同三萬石。景泰天順間。加至八萬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萬。其餘可推也。正德十六年。工

部奏巾帽局。缺內侍巾帽靴鞋。合用紵絲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餘萬。末年至七十二萬。東漢永平中。始定宦官員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以後。中常侍至十人。小黃門二十人。唐太宗詔內侍不立三品。中宗時黃衣乃千員。外置千員。衣紫者尚少。開元天寶黃衣以上三千員。衣紫者千餘。其稱旨者。輒拜三品。列戟

於門。宋初自供奉官至黃門。以一百八十人爲定員。孝宗時仍定以二百人爲額。後增至二百五十人。今上卽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餘。歲省糧儲數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餘。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石。

八

止扣解羨餘疏

楊宏

漕運糧儲除本色正耗完糧之數外。餘耗浙江
 江西湖廣三六。江南江北二六。山東河南二斗
 一六。耗米照例折徵。輕齎銀兩。先年俱以起運
 各官軍收掌。哀多益寡。隨便空貼支銷。但欲正
 糧完足。不計耗米羨餘。弘治以來。用非其人。漸
 有那移提取之弊。掛籌累債之名。至正德年間。
 勢要恃強凌逼。公然奪去。莫敢誰何。已該漕運

衙門計議。用鞘裝盛。以革前弊。銀雖頗存。而糧多侵盜。京儲掛欠。官軍愈困。遇蒙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大赦。漕運官軍借欠債負。不拘多寡。俱不許還。漕運官軍幸得甦息。前項輕齎。仍舊盛鞘印封。至通州叅將處查算。顧脚支用羨餘。扣收在官。其各衛糧船經過瓜儀二壩。及沿途遇淺起剝。并置辦隨船什物。無錢支使。徃徃動用耗米。官軍乘機。遂將正糧侵費。及到

京倉交納。掛籌復如往年。法立於彼。而弊生於此。欠糧却於槩總扣算。餘剩糧米。未補其數。餘下輕齎銀兩。以爲羨餘。作正支銷。臣按唐史裴耀卿爲發運使。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僦車錢三十萬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以市寵乎。悉奏以爲市糴錢。宋崇寧初。蔡京爲相。始求美財。以供侈用。用所親胡師文爲發運使。以糴本數百萬緡充貢。入爲

戶部侍郎自是來者效尤。時有進獻而轉搬無用矣。二人得失悉載史冊。仰惟國家混一六合。富有萬方。軍民之財皆朝廷之財。豈賴此完糧餘銀以爲裕國之計。伏自太宗皇帝建都幽燕。屯宿重兵數十餘萬。歲用錢糧數百萬石。迄今百年。中間豈無冗兵剩員。可以沙汰。然而不能去者。由所繫重也。至於漕運糧儲。歲額四百萬石。出於田里之地。收於糧里之手。運於

各衛之兵。公私耗用。豈止千萬石。然而不能裁損者。顧所得多也。矧輕齎原係耗米。以備沿途。餽顧水陸車脚之用。折收銀兩。以輕運船。實非正納之數。今欲算計秋毫。俾無遺餘。舍耀卿之至計。用蔡京之弊政。誠所謂涸澤而漁。焚林而畋。恐所得不足以富國。將來人情不堪。軍逃運廢。京儲正糧將有缺。軍挽運之害所繫。誠非細故。此則可憂之甚者也。

預備倉奏

楊溥

伏聞堯湯之世。不免水旱之患。而不聞堯湯之民。至於甚艱難者。蓋預有備也。凡古聖賢之君。皆有預備之政。我太祖高皇帝。惓惓以生民爲心。凡於預備。皆有定制。洪武年間。每縣於四境。設立四倉。用官鈔糴穀。備貯其中。又有近倉之處。僉點大戶。看守以備荒年賑貸。官籍其數。歛散皆有定規。又縣之各鄉。相地所宜。開濬陂

塘及修築濱江近河。損壞隄岸。以備水旱。耕農甚便。皆萬世之利。自洪武以後。有司雜務日繁。前項便民之事。率無暇及。該部雖有行移。亦皆視爲文具。是以一遇水旱饑荒。民無所賴。官無所措。公私交窘。只如去冬今春。畿內郡縣艱難可見。况聞今南方官倉儲穀十處九空。甚者穀旣全無。倉亦無存。皆鄉之土豪大戶。侵盜私用。却妄捏作死絕。及逃亡人戶借用。虛立簿籍。欺

瞞官府。其原開陂塘亦多。被土豪大戶侵占。以爲私已池塘養魚者。有湮塞爲私田耕種者。蓋今此弊南方爲甚。雖聞間有完處。亦是十中之一。其實廢弛者多。其濱江近河。圩田隄岸。歲久塌塌。一遇水漲。滄沒田禾。及閘壩蓄泄水利去處。或有損壞。皆爲農患。大抵親民之官得人。則百廢舉。不得其人。則百弊興。此固守令之責。若養民之務。風憲之臣。皆所當問。年來因循。亦不

及此事雖若緩。其實關係甚切。伏望聖仁。特命該部。移行各布政司。按察司。及直隸府州縣。除近有災傷去處。暫且停止。候後來豐孰舉行。其見今豐孰去處。悉令有司。遵依洪武年間舊制。凡倉穀陂塘堤岸。並要如舊整理。倉有損壞者。卽於農閒時月。用人修理。設有虧欠者。除赦前外。赦後有侵盜者。根究明白。悉令賠償完足。亦免其罪。不許妄指無干之人。搪塞。若有侵盜。

証佐明白。而不服賠償者。准土豪及盜用官糧論罪。有司仍將舊有賠償實數開奏。其陂塘隄岸。亦令郡縣。凡損壞。悉於農閒。用人修理。有強占陂塘私用者。犯在赦前。亦免其罪。卽令退還。不退還者。亦准土豪及盜官物論罪。其退陂塘及圩岸閘壩。應修去處。亦令有司開奏。應修築者。以次用工。完日具實奏聞。仍乞令戶部。行各布政司府州縣。除災傷附近去處外。凡秋成豐

稔之處。府州縣官。於見有官鈔官物。照依時價。兩平支糴穀粟。儲以備荒。免致臨急倉惶失措。年終將所糴實數奏聞。郡縣官考滿給由。令開報境內四倉儲穀。及任內修築陂塘隄岸實數。吏部查理。計其治績。以定殿最。各按察司分巡官。及直隸巡按御史。所歷州縣。竝要取看四倉實儲穀數。及陂塘堤岸。有無損壞。修理實蹟。歲終奏聞。以憑查考。如有仍前欺弊怠事者。亦具

奏罪之。若所巡歷之處。仍前不問不理。或所奏扶同不實。從本衙門堂上官。糾劾奏聞。庶幾官有實蹟。荒歲人民。不致狼狽。耕種無旱澇之虞。祖宗恤民良法。不爲小人所壞。臣等愚見如此。未敢擅便。乞命六部都察院大臣。會議可否施行。

論祿米俸米

王瓊

國初天下諸王皆置護衛有兵權。至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米一萬石。後因地方豐歛。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俱有常祿。亦因民供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多不關支。又如初封郡王。歲支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二三十人者。

有之。慶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一歲該支米一萬五十石。反多於一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於慶府一萬米內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於鎮國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卽請封號祿米。弘治十一年。因災異。禮部會官議修省事件。郎中慈谿王綸白於諸大臣。定擬鎮國等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撥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論之。則

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徃徃衣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自爲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爲庶人者。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軍中尉。反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不給。日見其貧乏。不得存活矣。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支米八十四石。足勾養廉用度。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折色。後

又改在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鈔爲則。每米一石折鈔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鈔二十貫。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欲禁貪婪。是以難也。

定實支以別親疏

徐恪

臣於去年八月曾奏均俸糧以節糧儲。大畧以爲府州縣地畝稅糧實徵額數無甚增於國初。各府郡王并將軍中尉郡主等儀賓食祿之家乃十倍於國初。以其所入較其所支已不相當。況稅糧之存留本處者又多貧難。或逃亡遺下之數。雖嚴督追併。猝難完足。而水旱災傷。十常六七。以故郡王將軍祿米不得當全。

支。今查得郡王將軍本色折色中半兼支。如
郡主儀賓與輔國將軍祿米俱八百石。今支本
色五百石。比之輔國將軍反多一百石。縣主儀
賓與奉國將軍祿米俱六百石。今支本色四百
石。比之奉國將軍亦多一百石。且儀賓之選多
是富室子孫。囊有餘財。廩有餘粟。作賓王家。
榮幸已極。祿以百計。養贍亦厚。況葭莩之末。比
與天潢之派。不同。實支祿米。豈宜過多。欲將

各府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該得一年祿米。
比照郡王將軍事例。本色折色。俱中半兼支。
儀賓該得一半祿米。比之郡主縣主。郡君縣君。
鄉君各減一等。本色四折。色六分。惟復不須
減等。一體中半兼支。誠以經費不足。利害所關。
朝夕講求。方始具奏。意望朝廷篤念親親。使
䟽不踰親祿。不繼富稍節冗費。以補缺乏。既而
廷臣議擬。戶部查行。奏蒙皇上特賜俞允。

有識聞之。咸以爲慶。意謂此議必將哀多益寡。朝上夕行。今又數月矣。不蒙施行。伏惟親親之仁。各有等殺。經國之計。亦有重輕。今宗室日繁。姻屬日多。而經賦有限。祿俸日增。在民者既不可額外加徵。在官者又不卽數中哀益。更數十年。將有不勝其難者矣。於今節省已爲太晚。若更遲疑。則雖四海之富。經賦所入。豈能供此無窮之冗費哉。況周府各郡王教授出

給儀賓祿米領狀。有依今擬中半減支本色者。有依原擬仍舊全支本色者。雖已省令布政司。經呈戶部。未經畫一。合再僭陳。乞勅該部檢

臣前奏。合無將各處王府郡主以下。并儀賓本色折色祿米。斟酌時宜。著爲定例。通行各布政司。遵依施行。所貴輕重適宜。支用有節。一歲之間。冗費之省。當不下二十萬石。積以歲月。數其可量。況又推之以篤親親。於歲計不惟小補。伏

乞 聖裁。

折收俸糧事

彭 韶

竊照東南財賦。國計所資。大則內府之供。次則百官之俸。軍國之需。出自蘇松常三府爲多。遞年戶部止將秋糧正數。派令起運。兩京交納。中間加耗船脚等項。無所措辦。不得已。就於正米上。加收五六斗。以備支撥。旣已支訖。就撥糧長運夫。於當年十二月以裡。盡行起身。次年八月九月內回還。不久又行支撥。以候下運。今者

成化二十年。天時久旱。運河乾淺。各府糧船。至今多未曾回。其爲艱苦。何可勝言。臣熟思之。須於此時。濟以權變之宜。庶不虧官損民。大約蘇松常三府。每歲起運。南北京白糧。計九萬四千有零。兌軍糧一百三萬有零。此則升斗本色。不可缺者也。至於百官俸糧。在京各衙門。約計七萬有零。南京各衙門。一十九萬有零。此則權宜折解銀價。似亦可行。蓋京官家口。多是糴買米。

麵穀粟。相兼食用。其南京俸糧。又盡出帖賣人。未曾親自關支。若南京則米糧易得。官員之家。既有實價。可不勞致也。臣切謂折銀爲便。伏望聖明軫念三郡人民飛輓之勞。稍與蘇息。乞勅戶部會官計議。合無今後將蘇松常三府秋糧。原派在京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俸米。每石計加耗船隻等項。折白銀一兩。南京公侯駙馬伯。五府六部等衙門。各官俸米。除留一二石。

外。餘俸每石。計加耗船脚等項。折白銀六錢。俱無耗銀。於內將在京官員。不分南北二京。俸米俱解在京各衙門交納。南京官員。俱解南京各衙門交納。庶幾東南民運。可畧減省。而官員俸糧。亦不虧損矣。

皇明經濟文輯卷三終

